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瑤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譁為元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悔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專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間駁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澹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注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道遠也然此皆各自得

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為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散其志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庸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非夫寂寞無為則充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惠卿注自刻意以為高至導引以為壽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則不為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役衆美從之則所謂高修治間壽者不召而自來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謂恬澹寂寞虛無無為乃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蓋亦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所以為無為也

林疑獨注凡為充者未必知脩為脩者未必知治為治者未必無為無為者未必能壽為壽者未必能死而不亡各有所蔽未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而高無仁

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常無非實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衆美之所歸天地之德亦若是而已恬淡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寂者天地之平虛無無為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善卷非世伯夷叔齊也枯槁鮑焦子推赴淵申徒狄下隨也遊居學者仲尼洙泗子夏西河也致功伊尹呂望并兼管仲商鞅也數澤巢父嚴光間曠公闕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吹噓呼吸胎息六氣之法熊經鳥申澤神五禽之術也忘有得有忘得入極天地中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為天地之平虛無為道德之質也

林厲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為尚高論怨排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靜而入山恐不深之意為脩好脩深教誨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世間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為充非世者不

同能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無極無定止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褚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

不同自枯槁赴瀾至養形壽考其義可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前條各滯偏見自以為得之比譬夫夷清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時是為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見責其生若時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尤矣而不雜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乎夷而無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而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悖者豈唯傷其形神德並喪於內也天行則任自然而運動物化者脫然無係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違物與人同者衆必是之同於自得故無責生浮死休然無所惜也付之天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

疲乃與天地合其恬淡之德至德常適情無所樂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夫物自來耳至懷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捨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恬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為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為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為動也不為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則禍亦不來蓋為福先禍始非感而應非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能累則無入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儼其

倏起滅故為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為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為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為悽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踏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為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聖人生則安其時物化者順聖人死則處其順陰陽雖異利物則同靜故以德言動故以波言福者是之報禍者非之召是非不自我禍福何由明言是非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得已而後起也夫為福先禍始者知也不感而應不迫而動者故也夫知與故則循乎自然無天災然後無物累人非然後無鬼責生浮死休則不知悅惡不思慮者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事可虞不耀非滑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其神全也純粹不疲亦由於此虛無足以

見無為恬悒足以見寂寞以是而合乎天德則悲樂喜怒好惡者所以為道德之邪失也以天道觀則無悲樂喜怒好惡以人道觀則六者有所不免故以不憂樂為德之至以明悲樂之為邪不變為靜之至以明喜怒之為過無忤為虛之至以明好惡之為失不與物交又明無所於忤之意無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意故為粹之至也

碧虛註憂患入於不平易衰氣襲於不恬悒神德全完者諸垢詎能染哉生之暫來天行也死之暫去物化也無損益乎其真得陰陽之體不為天下先本無應也感而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本不起也不得已而起循天理而不欺忘物累而不驕人非既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任理直往舍光藏輝大信不約覺夢自得神魂不疲虛無恬悒乃合天德修德者忘悲樂後道者忘喜怒喪己者在好惡也故至德者希夷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

至悽者遠俗至粹者莫逆也

廣齋云平易恬悒即是無為神不虧即是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視身猶蛻也隨感而應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智離其事迹則循乎自然若浮若沈然無著何思謀之有光而自晦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寬靜故不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愛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然雖與物接不為物所累也曰靜虛曰悽粹即是自然之德但如此發揮耳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悒憂邪其子以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為況於禍始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一無為也夫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死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

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則理何勞是謂虛無恬淡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鶴也情等則矢也衆矢趨一鶴鶴能無中乎今人立乎教中而不思為避鶴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獎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恬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焉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適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體純素謂之真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與會俱而已若夫迷物而動是人行也愛劍者猶

押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有無方同天帝之不為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具也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耳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庸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虛無恬淡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今也屬耳目乎聲色而役心乎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為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

之不以鬱閉不流為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並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押藏以其用之利也精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為同帝則其貴莫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矜之以純粹押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為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為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真人能之

疑獨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己可以不

死不生豈形之勞精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含有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偽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

不變所以盡性快而無為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為神神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實用之不過敵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而不遺不可為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為同帝亦強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為一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之理矣又舉野逸之言以證之聖人貴精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而已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傷性故也水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身中真水亦如之若純粹靜一動合天理雖不鍊形而神已王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蕩而不收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伴造化善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冥一通乎天理矣野語四事貴精為上謂虛其靈府塞

其六鑿也質不為塵染則素神不為事撓則純體備純素非真而何

腐齋云以水喻養生鬱閉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莫動此無為也清流不能清無為中有為也天行一日一周非無為中有為乎養神即是養生提起神字便親切愛劍者猶神藏況精神乎化育萬物亦此淳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為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為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為二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理合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貴精即神也純粹即乾之純粹精真人至人聖人非有優劣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理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為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瞻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為而已此照而常寂也措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

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為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為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語為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達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觀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尤孔孟之為脩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間老彭之為壽以述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貴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恬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神藏干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其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典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場六

武林道士積仙秀學

繕性第一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己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己亂心於欲復復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速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為仁而仁迹行

無不理者非為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疏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趨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以知為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矇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